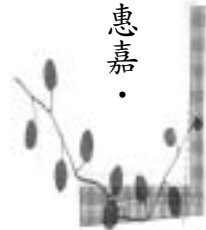


日髮老兵話空戰

· 楊惠嘉 ·



拜讀「中華民國的空軍」民國一〇一年五月號第八六四期蕭文先生大作「空軍寬橋精神在臺灣的傳承」一文，談及在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田熙三學長以F-47N螺旋槳戰機和共軍MiG-15噴射機在海峽上空首次空戰，而毛節盛同學是以F-47N螺旋槳戰機擊落共軍MiG-15噴射機第一人，實則毛節盛同學是在民國四十七（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空戰中，以F-86軍刀機擊落共軍MiG-17乙架，筆者當時服務於空軍第三大隊，後調至空軍第十一大隊，對當時戰情瞭解絕對正確，以上資料之差異，僅供蕭先生參考。

自大陸撤退，我空軍部隊在臺灣戰機主力，仍然使用已落伍二戰中的E-47N和E-52D螺旋槳戰機，而中共空軍，從民國四十二年九月起，已換裝為蘇製的米格十五和米格十七噴射戰機，在敵我雙方優勢絕對無法對比下，我空軍仍冒險犯難無畏無懼執行每日不斷的大陸東南沿海（北起浙江舟山群島，南迄廣東汕頭）的偵巡任務。

其中民國四十二年，有田熙三學長參與的F-47N螺旋槳戰機與共軍米格十五空戰，此為國共空軍首次螺旋槳和噴射戰機的遭遇戰，之後即為筆者民國四十四年五月，我四架F-47N螺旋槳戰機和兩架駐浙江寧波共軍航二師八團米格十五噴射機，在浙江省馬祖沿海上海的空戰。大陸作者沈衛平先生對該次空戰有詳盡報導，當我機四架安返南臺灣屏東北機場後，都

不知雙方戰果如何？事隔半的多世紀，在共軍解密後的資料中，才知道當時共軍曾報稱我三號機由官校二十七期陳孟陵上尉學長駕駛的F-47N螺旋槳戰機擊落，其實我機全部安返，而米格十五由保錫銘駕駛的噴射戰機，卻被陳孟陵在纏躲中開槍擊中，米格機的座艙罩擊破，保員臂部受傷，飛返浙江寧波後迫降，機毀人傷，之後臺海所有空戰，全係噴射機的對壘，所以田熙三和筆者都是臺海空戰僅有的兩次較量，事隔快半個世紀，茲將當時實情，從塵封已久檔案中翻出，以供有興趣的讀者共享！

前中華民國空軍總司令，已故王叔銘將軍說：「螺旋槳戰鬥機與噴射戰鬥機之戰不被擊落便是勝利」，這是海峽兩岸一次以螺旋槳戰鬥機E-47N與MiG-15噴射機戰鬥機，歷時十餘分鐘在浙江省馬祖海岸上空的空戰紀實。

時為民國四十四年五月四日，我服務空軍第三大隊二十八中隊，任中尉飛行員，駕駛F-47N雷電式螺旋槳戰鬥機，當日奉命擔任大陸沿海浙閩地區偵巡任務，由南臺灣屏東北機場起飛，直奔浙江大陳島再沿浙江海岸南飛，經馬祖、烏坵、金門、汕頭而返屏東，全程約三小時，四機領隊為華錫鈞少校分隊長（官校二十六期，曾任空軍航空研究發展中心上將主任，建造我國首製JDE經國號戰機），筆者是隨隊之二號僚機，三號機副領隊為陳孟陵學長（官校二十七期），四號機為肖敬昶同學（官校三十三期）。

當日雲淡風輕，碧海藍天，一望無際，任務提示氣象預報是晴空萬里，敵情方面卻因共軍MiG-15噴射機戰鬥機已進駐浙江路橋及福建龍溪機場，應小心注意，如有敵情我雷達站會全程監控，而新從美國接收駐在臺南的空軍第一大隊F-86C噴射雷達戰鬥機，則在海峽中部巡隨時支援，提示完畢後，分發逃命袋各一份（內有路條、便服、人民幣及乾糧等，萬一迫降大陸，可供逃脫暫時活命，而免被共軍俘虜）。

當時晴空如洗，海天一色，我們以疏開戰鬥隊形爬高到八千英尺，當試槍完畢後，閩浙海岸線已清晰可見，這時我的煩事來了，在起飛前我背上我的降落傘時，覺得好像比我常用的小了一號，也許是檢修人員放錯了尺碼，但是我已沒有多餘時間去換合適的了，只得勉強匆匆穿上，如今渾身被綁住，連轉身轉頭都很困難，要這樣五花大綁綁上三個多小時，不要說有情況，即是平躺也是極為不舒服而無法忍受，最後心一橫，今天不管發生任何狀況，寧可迫降在田裡、在海上，也不跳傘求生，因而我將降落傘的肩帶完全打開，僅扣上安全帶，這樣我可以舒服轉身自如，也因此早了一、兩秒鐘發現被MiG-15戰鬥機偷襲了，而救了我一命，我想這是檢討此役沒有被MiG-15戰鬥機擊落的主要原因。

此時，我們已經飛到浙江大陳島，天氣實在太棒了，大陸的遠山近海，灣灣小河，美麗田莊鄉鎮，都清晰在目，無線電中傳來臺南一大隊F-86C戰機已在海峽中線待命支援，我們全隊左轉飛向西南，朝烏坵、金門方向飛去，因已接近MiG-15戰機的飛行活動半徑內，無暇欣賞大陸壯麗山川美景，我們仍以疏開戰鬥隊形前進，華領隊在前，我在他的右後方，我

們倆在海岸內側，陸地上空，三、四號機則在我們左後方距離約一千五百呎的海面上，我們飛行高度仍為八千呎，這時雷達站傳來戰情中共MIG-15戰機兩架已從浙江路橋機場起飛，要我們小心搜索，提高警覺，我極目四望，美麗藍空依舊，遠近除白雲朵朵外，未發現任何敵蹤，但我不敢絲毫疏忽，由於我未繫安全帶，行動自如，就在我無意轉頭向左後上方一瞥之際，突然發現彩色的曳光彈向我連續射來，同時看到了有如五十三加侖汽油桶大的噴射戰機機頭進氣口，已近到我飛機的機尾，直覺告訴我，被MIG-15戰機偷襲了，他們飛的真快，為什麼我們四個人八隻眼睛都沒有看到呢？我下意識地猛推機頭向下俯衝，因為推得太猛以及我未繫緊安全帶，反作用力將我頭撞上座艙罩，當時碰得我頭昏眼花金星四冒，但我也立即以無線電通知同僚「我被米格機偷襲了」，我和長機同時大角度俯衝急降高度，同時我們也由陸地轉向海面；第一，我不知飛機是否已被擊傷，如被擊傷則勢必迫降，因為我沒有穿降落傘，不能跳傘，迫降海上絕對比迫降陸地被敵人俘虜為佳。第二，如果飛機沒事，則我機在低空作戰較佔優勢，低空螺旋槳機耗油少，轉彎半徑也較小，低空作戰米格性能不如我們，在低空打架我們就不怕了。

就在我們四機幾乎同時轉向東南降低高度約一千呎飛向臺灣本島時，我和華領隊因為九十度方向變化反而飛到前面，而三、四號僚機反而落在後面了，這時米格機兩架分成兩組，一架在八千呎上空掩護，另一架則輪番攻擊落在後面的陳學長和肖同學，我和華領隊位置則在右前方，可以清楚的觀察米格機的攻擊行動，此時我和華領隊只能以無線電要陳學長左閃右避，實在也只能招架而無力還手，大約在

米格機兩三次攻擊而無結果後，我們也漸遠離浙省海岸，米格機才鳴鑼收兵，我們四機集合互報均無損傷，才算結束了這十餘分鐘小雞對老鷹之戰。

此場對戰中，敵機惟一可能成功的機會是偷襲我，不巧被我早半秒鐘發現，加上他們空對空射擊功力太差而喪失了最佳機會，以致於零比零成了平手，雙方實力太過懸殊，平心而論，是我們贏了，華領隊將戰情告知管制中心，於十二時許，安返屏東基地。

幌眼事隔半個世紀了，兩岸似乎不會再兵戎相見，當年偷襲我的米格機飛官，應該和我年歲相當吧？如仍健在，也應該是解甲歸田了，雖然事隔久遠，但大陸米格戰機飛官、曾偷襲我方螺旋槳之戰機無功而返的，也僅只有他一人，這場小雞與老鷹之戰，應該可以找得到當年當天參戰的朋友們，如果老天真的可以幫忙，讓我們海峽兩岸八十多歲年過古稀的老飛官們能齊聚一堂，握手言歡，「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那該是多麼溫馨感人的場景啊！

後語

在網路上曾讀到大陸沈陸平先生大作「大陸空戰記實」一書，有關我們這次空戰的訪問報導，其中不少地方不正確，也可能是我記錯了？但也從文中瞭解到一些不為人知的情事。第一，空戰時間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四日，而非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日，這是兩岸一次螺旋槳戰機和噴射戰機的空戰，惟其次數不多，時間不會有錯。第二，參戰的米格機是兩架，長機是海航兵二師六團值班機組中隊長保錫明（無官階），僚機董世榮，是從浙江寧波起飛而不是從路橋來的，我機是四架，但沈先生報導則是兩架。第三，首先偷襲我的是董世榮，董說

開砲兩次，擊中我機翼，之後與我纏鬥，復開砲六次均未射中，其實董僅偷襲了我一次，並無纏鬥及我機翼受傷情事，而董另開砲六次，他是低空攻擊陳孟陵上尉，而非我；而保機則是在近距離九百呎至三千呎開砲七次，命中三次，將我三號機陳孟陵上尉擊落，而陳上尉在迴避攻擊急轉時反開槍將保機擊傷，保機中彈，座艙罩被擊破，臀部亦受槍傷，後返寧波機場因油盡迫降場外，機毀人傷，此役共軍宣稱，我機一被擊落，一被擊傷，共軍保機機師受傷，飛機全毀，我是親臨參戰人員，無意謊報戰果，我人機均安，全返基地，敵我性能相差懸殊，我們沒有擊傷敵機，保中隊長何以被擊中？座艙罩破裂？臀部受傷？這些變調離譜之說，實在相差十萬八千里，以往國共內戰，都謊報戰果，如果將歷次戰役殺敵人數相加總，國共雙方早就被殺得沒有人剩下來了，果如沈先生所言，則這次空戰不是平手，而是一比零，我機大獲全勝。

編者啟事

一、本刊為服務空軍官兵及海內外讀者，設立電子信箱（帳號：cam.chun@nsa.hinet.net），如有任何建議或稿件提供，均可利用本電子信箱傳遞，以縮減信件往返時間，歡迎官兵、讀者多加利用；來稿請寫明真實姓名、身分證字號、詳細戶籍地址（含里、鄰）及聯絡電話。

二、稿件照片如需退還，請附上回郵信封，註明收件人及地址，以利作業。

空軍司令部文宣心戰組敬上